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
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洞山
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劒師曰無曰
爲甚麼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叅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山
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
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

問請師一句師曰好記取

金峰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卧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曾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絕飢渴者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益州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四
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
戊亥年生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
會尋抵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
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
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
對現色身師豎一指法眼別云後示微疾謂侍僧曰
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
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
麻縷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候斷問徧界
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峰頂上木人叫紅
焰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
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庵
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
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
具戒祇爲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

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
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
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
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
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
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
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
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縮弄揣懷袖中無難
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
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
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
坼裂連階丈餘王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
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真身無了姓沈見馬祖

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
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
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
是這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
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
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

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卽垂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峰下
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寒來火畔坐熱向澗邊行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
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
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
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
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
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
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楊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
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
把將一片來看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
實相義光明卽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

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
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
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
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爲甚麼
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
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膀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
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
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卽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
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靈泉仁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齧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輓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峰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尙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闐闐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闐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鷺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學

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鎗煮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纔到洪山便蹀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茅戶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閫外没人縫問如何是不落塔級底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更擘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師曰

撰述
茅茨當大道歷劫没人敲問如何是異日已前人師
曰萬年枯木鳥銜來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
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鮓甕乍開蠅啼啼曰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
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
却難尋時如何師曰徧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問貧
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
盡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
彌宇宙爛壞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徧界
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
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
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
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
向愁人愁殺人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
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
勞魚鴈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鳥出海光天地與此光
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叅師問萬仞峰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叅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語不將他作叅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

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
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
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音非關六律
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請和尚不恪慈悲師曰仁
者善自保任

含珠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
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
上人者難爲疇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
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踔跳斗子
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
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
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
麼

襄州含珠山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
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
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栢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劍師作拔劍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鑿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日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

撰述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謾唱
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
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
裏曰爲甚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爲甚兩
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
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問云僧遷化向甚麼
處去師曰云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
燄上條絲縷鬣鬣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鈎四海祇釣
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
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
罕逢明鑒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後
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
邈全真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
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

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
門人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
露壇尋遊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
有北鄰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
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
僕視之卽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
宅之前堂以禪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
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
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讎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
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
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
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
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
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
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叅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
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
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

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
吸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
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
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
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
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
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
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
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
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
宣師曰脩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
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
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
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峰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
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
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灸次僧問正當與麼
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脉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
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
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
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
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
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
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
樓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
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
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
胡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
境從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
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山寒水冷師有拄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
頭角稍低昂電光臨背上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
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何是諦實之言
師曰措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
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審向上更有事
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燦破瑠璃
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峰家風師曰向火
喫刮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
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
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
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
來猶記得曰卽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
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四
六
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
側耳瘖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
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
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
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
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
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
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
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
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
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
堅禪師堅讓席使王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
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瓶傾不

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嗟峨萬仞鳥道難通劔刃輕冰
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
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
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
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
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
曰嚮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
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
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
道得師子嘖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
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
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
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
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
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
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嘖呻
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
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
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
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
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
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
背鷺鷺身却共烏鴟爲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
晚歸來子細看依稀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
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
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
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
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
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
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
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
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
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
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
來脉路玄玄絕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
廓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卽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
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
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竒偉有威重從兒
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

撰述
五州卷之十四
二二
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遊作偈并皮履布直裰
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
待價焯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
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
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
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于本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
羅附子蜀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
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叅三藏聖教與諸
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
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
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
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
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
大衆笑你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
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懷安軍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王婆煮餛飩曰爭奈卽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啗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果州青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

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
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
至卽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游宗
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
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
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
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
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怱怱我
卽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
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
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
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
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
師至彼無所叅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
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
與按過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
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
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
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

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
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
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
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
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
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
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
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旣是不傳爲甚鐵牛走
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
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
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
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
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
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
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
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
緘口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沉陰界語落深坑擬著
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上堂孤
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
塞求路難回項王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
則落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
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
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
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
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
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
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
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俱彰暗裏圓偏
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
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
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仞籠身不回避天然猛
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
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偈
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
息闍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
寺北三峰庵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

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有屈祖宗豈況怱怱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靚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曾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辨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廓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

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

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栗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

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

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

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

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

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

曰汝得超方三昧那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

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

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

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

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

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

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

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

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

撰述
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卽蹉過慢行
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
僧問一句卽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
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閒寂之
門師曰莫鬧莫鬧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
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
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
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麤
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來如何
祇待師曰要用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
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
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
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
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
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
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卽隔莫來攔我毬
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死
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
 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
 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
 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
 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
 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
 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為賤曰為甚
 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
 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
 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
 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
 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
 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
 隔為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

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
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
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
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
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
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
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卽以手掩耳後作典
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邪蒸飯
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
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
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
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
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
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子曰汝
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
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
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問胡家曲

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
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
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
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
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
曹洞家風師曰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
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
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日烏鷄
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鬪而入海正當
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
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
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
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
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
及衆生並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
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
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
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
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
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

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巳前卽不問
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
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
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
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
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
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
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
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
奔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
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
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這
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
在也未夢見七佛巳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
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
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
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
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
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
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疾癥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安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没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

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卧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敷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踈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

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
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
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
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
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
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
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
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
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
黃齏契則從君契不契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
珍重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
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
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
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
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
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卽悟心要
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
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
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王山雨明眼

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卽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豈劣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卽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謔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終成異見旣到這裏又不

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峯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

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

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旣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

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
聞卽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
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
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
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
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栢青青曰恁
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
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鞦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劔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澄於
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
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
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
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
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

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證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巳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闍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

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峯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卽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卧泰詰之師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虚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鼇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叅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

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
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
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
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
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
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
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
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
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
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
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
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
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
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
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
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
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止寂閣維得設利如珠
非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

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
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
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
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
空邪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寔無爲無
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
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
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
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
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
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笋橫
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
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
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
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
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
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

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
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任大乘崇寧間詔居淨
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
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姝不知從門
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
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
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
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
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

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
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
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
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
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
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
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
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
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
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

撰述
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
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
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
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
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
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
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
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
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
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
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
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
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
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

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
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
羣象迴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
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
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
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
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
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

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
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
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瘧子喫苦瓜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叅芙蓉求指心
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
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
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眾一拳
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

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
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
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重還會麼善吉維
摩談不到目蓮鶩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
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
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
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
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
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
師曰竒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
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
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
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
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
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
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
登鉢孟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

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
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
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
良久霞曰將謂你瞽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
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
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
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温州龍
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臯寧崇先上堂我
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
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
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
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
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
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
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
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
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
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
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
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

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瑠璃殿上玉女攬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問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

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
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
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汙染底麼
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
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
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
光鋸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
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
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
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
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
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
墜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臯寧崇先塔于寺西華桐
鳴謚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
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
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叅佛陀遜禪
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
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
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

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
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丈室陳所
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
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
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
人始得師應喏喏卽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
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
未得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
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
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
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
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烏穿弊且易之真歇
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
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任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
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
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
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
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繞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
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
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上堂空劫有真

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
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
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
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
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
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
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
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
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
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
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
夜穿雲入市鄜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
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
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
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
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所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
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
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

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
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
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虵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
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
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
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
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
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
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
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謁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
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
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
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
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
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
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
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
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

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憨有時
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湧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
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眾曰八
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
樹峯巒纒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
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
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
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
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
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
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
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
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

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
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
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
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
入鄺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
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旣然如是敢問諸
人不犯鋒鏑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
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
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
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閣中之季子
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
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竒
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王像遺
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
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
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
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

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覩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窆疊石原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

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
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
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
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遏遂
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
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
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
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
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
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迹蒼梧月鑱丹鳳不棲所以
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
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
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
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
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
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
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
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卧出谷鬼來牽曰何得
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巖

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
十三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
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
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
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
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
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
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
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蘿湖野綠

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
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
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任任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

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
應喏紹興初出任華藥婺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
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
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
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
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
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任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己已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卽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

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
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
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鶩曾
搗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
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全機也倒
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
徒然非唯重整頽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
按召大衆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
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
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
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
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
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
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汙他染汙他莫啾唧泥牛
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
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四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
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
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
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眾曰春將至歲已暮思
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
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
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
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
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
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
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
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旣到這裏爲
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
中橈僧問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

沈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
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鴈僧擬議師
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
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
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
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
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
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
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
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
成通暢去金針雙鑊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
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
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
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
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

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礮三尺劔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團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齧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

撰述
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
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
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
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
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
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虵入
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
凝深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
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
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
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
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
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
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
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
到岸六窻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
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

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
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
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
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
憎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
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
蓼蓼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
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
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
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
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
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
石人衫子破大地没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
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
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
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
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敲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
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

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瑠璃殿上
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
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
市鄜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
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
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
千頭萬頭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
地錐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
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曰
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
卽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
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
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
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真
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
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櫻欄葉聲忽然有省弃依
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
光孝瑞巖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
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

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
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
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
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
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
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
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劔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
春光迴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
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
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三
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
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
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
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
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
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
全身荷負旣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
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

撰述
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
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
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
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
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
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
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熏不
犯形跡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
空方能垂手入鄜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
住却來煙塢卧寒沙

眞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
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
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
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
用躊躕擬議之間卽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
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覲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
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四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
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
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
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
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
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
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樓揪
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
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
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嚩嚩嚩嚩呵呵大
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踈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
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
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
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四
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
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
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
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
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
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
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
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
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
長蘆大休首衆卽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
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
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
佛水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
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

冷煖了無知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
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
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
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
巖深處卧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
月無心盃子貯清風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丹陽居士賀懋熙等為先器
五燈會元第十四卷字二萬六
兩九錢一分萬曆壬子夏六

學禮遺願施贊列此
七百五十個該錄十三
空山化城識

